

謝

獻

疊

醜

山

集

集



謝
疊
山
集

謝枋得撰

中華書局

原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魏勝。并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扣馬之諫。與采薇之歌。龔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并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間進士。對策卽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時。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憂。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爲己憂。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鑄鼎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旣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遁播閩嶠。賈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尙以爲摩霄之鶴。可繫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者。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爲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爲二甲第一。卒之後。先殉節。科名爲有光矣。先生嘗著詩疏、易說、批點檀弓、唐詩、陸宣公奏議、文章軌範諸書。予恨不能盡得其原本而闡揚之。而獨存其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乎言表。後之覽者。能無興起於斯文。而歎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者。自商、周以來。合四人如出一轍。

哉。

謝疊山集 原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一作趙葵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至不免，景定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猶似道政事爲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忠銜之，上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妄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鄧、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返，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

中日麻衣踣履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才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懷懷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特還歲幣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慟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遠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顧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蔬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糴米飲進之枋得

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擲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君恩。君錫趨進抱父屍亦死。

謝疊山集目錄

卷之一

書

上程雪樓御史

上丞相留忠齋

與參政魏容齋

與李養吾

與建寧路母府判薦朱山長

與劉秀巖論詩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

薦寫神黃鑑堂

與菊圃陳尙書

啓

代賀宗臣正

謝疊山集 目錄

謝宋亦山惠米

謝人惠紙衾

謝惠酷

卷之二

序

送史縣尹朝京

送方伯載歸三山

送黃六有歸三山

交信錄

重刊蘇文忠公詩

贈地理楊南川

記

寧庵記

東山書院記

圓峯道院祠堂記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說

秋日說

江仲龍字說

跋

鷺州書院記跋

大學解義跋

蕭冰崖詩卷跋

梅野起居啓補

謝疊山集卷之一

書

宋 謝枋得撰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閒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瞋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遺。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棄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閒。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悖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祿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識詩書。頗知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閭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

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文天祥起復爲帥。關。徐方直起復爲尙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傳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留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衰經。謝枋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尙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不至門牆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待知己。某敢不避誅斥。

而僭言之。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議。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肸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大元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止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賈似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大元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大元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里。如大都拜見大元。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事幾人哉。事有可効忠於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尙書省指揮。江浙行省參政管公將旨來南。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大元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懷懷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

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曰。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聲來於秦。朝歌夜紘。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尙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黏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伸。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懇。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燃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

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儉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買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生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旣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裹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過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腳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爲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孀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衆兵當一面矣劄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

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會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薨藜含糲於大元之土地乎。大元之赦某。曷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通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子。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聖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結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